

中国西部女作家散文自选丛书

Fengchuiche

风吹彻

——习 习——著——

自卑、敏感、怯懦、忧伤，
源远流长地长进我们的骨头，
然后，
我们要花大半生时间与它们交战。

 青海人民出版社

习 习



甘肃兰州人。著有散文集《浮现》《讲述：她们》《表达》《流徙》《风情》，长篇历史文化随笔集《公主和亲——那一抹历史深处的胭脂红》，小说报告文学集《翩然而至》等。作品刊发于《人民文学》《十月》《中国作家》《天涯》《散文》《美文》等。作品获多个文学奖项。

中国西部女作家散文自选丛书

绿雪

风吹彻

拉萨的雨

新疆情书

流水与月亮

时光的另一种表述

选题策划：王绍玉

责任编辑：成国仙

田梅秀

装帧设计：郑 清

内文插图：李 伟

上架建议：文学·散文

ISBN 978-7-225-05614-2



浏览器扫码下载
书香青海APP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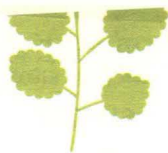


青海人民出版社
微信公众号



9 787225 056142 >

定价:32.00元



风吹彻

习习 著

中国西部女作家散文自选丛书

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风吹彻 / 习习著. — 西宁: 青海人民出版社,
2018.7

(中国西部女作家散文自选丛书)

ISBN 978-7-225-05614-2

I. ①风… II. ①习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70661 号

中国西部女作家散文自选丛书

风吹彻

习习 著

出版人 樊原成

出版发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西宁市五四西路 71 号 邮政编码: 810023 电话: (0971) 6143426 (总编室)

发行热线 (0971) 6143516 / 6137730

网 址 <http://www.qhrmcbs.com>

印 刷 陕西龙山海天艺术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开 本 850 mm × 1168 mm 1/32

印 张 6.75

字 数 100 千

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25-05614-2

定 价 32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
录
Contents

让寒风吹彻

1

贤良的生活

28

飞雪苍茫

67

流徙

93

梨花堆雪

119

老地方

140

一个村子

164

塬上的一家

181

血牡丹 另一种镌刻

196

让寒风吹彻

——一次出行的自我对谈

写在前面

1. 关于“XI”和“XI' ”

“XI”和“XI' ”，他们从彼此抽身而出。说不上是前者抽身于后者，还是后者抽身于前者。好像数学中两个相似图形的标示符号，“A、B、C、D”和对应的“A、B、C、D' ”，它们互为依存、互为身影。在这篇文章里，“XI”和“XI' ”就是这样。

表面上看，这篇文章讲述的是一次出行。“XI”和“XI' ”在其中各有任务，我想让“XI”向“XI' ”设问，由“XI”向“XI' ”

作答。无论设问还是作答，它们彼此启发，一同深入。有此想法后，我心里豁然开朗。不再受制于文体和内容的框限，在相对的自由里，与这次出行的许多有意义的相关，扑面而来。我兴味盎然起来，我发现，更换一种方式，会生成新的样貌。

2. 还是关于“XI”和“XI'”

这和梦有关。去年岁尾，我做了一个梦。一个男人拉着我的一只手，男人像藏在心底多年的一个让我想念的人，我内心安谧温暖。醒来后，回味这个梦，仿佛初恋，我注视梦里的我，像个女孩一样，她和她喜欢的人手拉着手。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她对他说，多好看啊——我用我梦里的眼睛看过去，那是一排阳光映照下的姿态各异的山峦。我真想把这个梦做下去，但我醒了。我想到，和年轻时候的梦境已大不相同，现在的梦里已经鲜有微观柔软的事物了，比如某个放大的花朵或果实、一个让人能笑醒的情节等。现在的梦境看上去总是很大，而且不再有那种明媚的颜色了。梦里的我就是“XI'”，梦外的“XI”在看梦里的“XI'”。现在，当我随着梦境回味过去，何尝不像“XI”在回味“XI'”，并且在一个已经回不去的时空维度里。我还想起一部匈牙利电影，片子里反复闪回一片

覆盖了薄雪的安静的森林，有两只鹿，一雌一雄，一前一后，它们的眼睛湖水一样清澈。原来，是一男一女两个陌生人反复做的同一个梦境。女主人公是一个自闭冷感的人，之后，两个人因为这个相同的梦走近。同时，梦也打开了女主人公的眼睛，疗救了她对世界的冷漠。森林里那个雌鹿就是“女人”，“女人”出自“女人”的心像，是那个被遮蔽的更本质的潜藏，它需要被磨砺和擦拭后才能出现。

这也是我想到“XI”和“XI'”的原因。

下面言归正传。

对谈一

XI'：不过是有关“一次出行”，我们如此正襟危坐地对谈，好像有些小题大做，不像你的风格。如果不是小题大做，那一定勾连着许多看不见的事情。就像镜子，玻璃成不了镜子，让玻璃成为镜子的，是玻璃后面的那层物质。

XI：先讲我们的两个亲人吧，这看起来和“这次出行”隔得很远，但它直接关乎我的内在，所以和“这次出行”无法分离。

先前，一辈子守着兰州的父亲总说想去远处看看。让人欣

慰的是，在他行动方便时，我带他去过两个远处：河西走廊和甘南。参加的是集体出游。父亲说，就算不下车，从车窗看看外面也好。外面一闪而过，父亲十分安静地瞩目窗外。我则在车后排的座位上，在激烈的颠簸里睡得死去活来。在甘南，藏族人民用下马酒欢迎外地的客人，父亲开心，那天喝多了青稞酒。从甘南回来的路上，大家看时间尚早，把车停在一个树林边，在林间席地聊天。后来，都上了车，独不见父亲，去找他，发现他赶到树林外面农人家的门口，在人家的麦子地里，摘了一穗麦子、搓了麦芒，正认真地尝着青麦子的味道。

那个时候的父亲，虽然背已弯驼，但腿脚还算灵便。他闲不住，喜欢走路，有时，一天能走半个城。

几年前除夕前的一天，我和姐姐正准备揉面炸油果子，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，说马路上有个被撞的老人，说是你的父亲。姐姐怕，不敢跑到前面。我飞奔到马路上，看到父亲坐在一摊血上茫然地看着围观的人。眼泪在我眼眶里打圈，感谢上苍，感谢上苍让我们的父亲还能看见我们。马路上散落着父亲给我们买的热板栗和葡萄。父亲的一身老骨头竟然把一个摩托车车头撞烂了。他的胳膊也折了，膝盖露出了骨头。问他那个逃逸的人长啥样子，他说，记不住了，就记得那张脸像个鬼。

这是一场劫难，受劫的远不只是父亲的肉体。之后，他变得恍惚迟缓起来，甚至在一个少有车辆的体育场活动时，被一辆后倒的车撞得跪在地上，坏了膝盖。父亲再也不能走远路了。他越是这样，我越是想起他先前的心愿，他最想去西安或北京，他喜欢古迹多的地方。我后来每坐飞机到一个地方，便想下次可以带他来，但即便在机场里的通道，我用父亲的步子度量，发现行走出口都很困难。我有时问他想去外地吗，他总是猛烈地摇头，仿佛他从没有过这样的心愿。

XI '： 在我们父亲的一生里，许多事都在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，他年轻时是一个技艺精湛的木匠，打制过无数精美的木器，但晚年时，他身边没留下一样他打制的东西和用过的工具，他似乎一直在刻意遗忘。年轻时，他经常雄赳赳地唱一句“临行喝妈一碗酒”，年老时，几乎一整天都听不见他的半句声响。年轻时的他刚烈苛责，在家人面前虎豹一般不可一世，到晚年，他孤单哀伤、落寞无助。他已无力远行，他已努力遗忘了很多先前的愿望，我看出，他身上映射的很多东西、他的人生晚境，叫你心里过早地充满寒意。

一个写作者，除了已经习惯体察别人，他还常常旁观自己，比如你这个“XI”此刻看我这个“XI '”，看我这个“XI '”

在很多个深夜，路过一个地方，心疼欲碎。

XI：有一段时间，我觉得自己扛不过去了。每次外出回来，为省钱，坐晚班飞机，深夜到兰州，然后赶坐最后一趟到市区的大巴。大巴沿黄河进城，上桥过河时，我总往桥下长长地望去，黝黑的河水荡漾着破碎的灯光，桥下那块儿河水最湍急的地方，我们曾撒下去了弟弟的骨灰。每到这里，我总想起那个月圆之夜，月亮像一个金色的橘子挂在河上，我不时回头看河，河水流淌，不知弟弟流到了哪里。几乎总是这样，每次出行回来，带着疲惫和满心的忧伤，经过弟弟时常晒太阳的台阶时，总想起他叫我的声音：朶姐，朶姐。

XI '：弟弟叫你的声音，让我想到你写的一篇题为《在 人世》的短文，你在里面提到了他：

但在最后，弟弟的小屋忽然间葳蕤起来了。说是邻居搬走了，一屋子的花都给了他。他特别惜爱，恰是冬季，但那些花儿的长势很努力，这于我心里是极大的慰藉，似乎总有些生机勃勃的生命陪着他。我每每去看他时，就觉得他愈加地孤单，血肉一点点地耗尽，对我挣扎着笑时，脸上只剩了肉皮，但他的花儿争奇斗艳精神勃勃。跟着晒进屋里的阳光，他把花儿移来移去。

寒冬深夜，弟弟孤单地走了。之前，我去送他一双棉鞋，出门后，他揭开门帘一直看着我走远，我和他心里都知道，我们的每次见面都可能意味着离别。

我每走过弟弟住过的楼房，总要看他的窗口，我便想起他的样子、他叫我时的声音，“孺姐”“孺姐”，我心疼得就要碎。

弟弟在我们的心里很重，弟弟的一生给你留下了无尽的悲凉，但你没有郑重地写过他。

XI: 面对弟弟，我拿不起笔来。他像一块灰暗阴冷的岩石，沉沉地压在我的心里，我还怕心碎，支撑不住自己。弟弟流走了，我希望他流得越远越好，百川归海，我希望他一直流进遥远的大海。我一直在想，要等到他远到找不回来路时，再试着写他。

这何尝不是一次出行呢，一种诀别人世、孤孤单单没有归路的出行。

XI ': 所以，当你出行时，你身上背着亲人，或者说，亲人已经住进了你的身体，你已难以抛离他们，这是你先要说两位亲人的原因？

这样看来，和你以往对出行的表达不同，这一次，你想让“一次出行”变成一张渔网，你要把这张渔网撒出去。这张渔

网能捕捞到些什么呢？会不会捕捞到的，甚至都不是这次出行本身了？

XI：亲人总是带给我们最刻骨的感受。我说两位亲人，其实不过是个例证。生活里有各种各样有分量的例证。注入我们精神和生命里的东西越来越多，特别是那种沉重幽暗的事物，它们改造我们，也改造我们对待世界、理解世界的方式。亲人们给予我们内心的打造，最为深重、有力和悠长。事实上，也正因为如此的经受和背负，让我的每一次出行，几乎都带着一双重生的眼睛，怀着一种存活于世且尚有力量反观人世的感激之情。

有此种种的例证，注定着我们会带着一个怎样的自己上路。

而这些，已经是那张“渔网”打捞起来的东西。

把“这次出行”当作一张渔网撒入水中，我想看看生活中这样一件类似的事情，到底上下左右会勾连出怎样的意义和启示。渔网渐渐沉入水中，我像一个渔夫满怀期待。有些鱼儿会自己游弋而来，而有些事物会不会像神话，一网上来，里面出现的会是某种魔宝？有很多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，这也是我尝试着把这篇文章构造成这个样子的原因，我觉得这样很有意思。那么，既然如此，“这次出行”本身，在我的讲述中，到底能占多少分量，就让它顺其自然吧。

对谈二

XI '：你先前的这段日记，表达了你对出行的一些理解。

每一次出行都是一种打破常规的生活，是对一种被安排了的日常的对抗。出行中，令人沉迷的是，世界永远巨大而陌生，赐予你的是永不枯竭的认知和体验。一次出行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是自己努力来的一种自由积极的生活。（2015.3.9）

你要把自己从一成不变的日常中剥离出来，让你麻木了的神经重新被激活。

最让你在意的是，出行给你的受益和你对出行本身的认知。一个出行者的过去会随着出行改变，包括一些很遥远的过去。还有许许多多可改变你的，蛰伏在即将行进的途中，这种未知，正是你说的撒下渔网之后渔夫的期待吧。

卡尔维诺在《看不见的城市》中记述，忽必可汗问马可：“为了再度体认过去而旅行？”或者说“为了找回失去的未来？”马可的回答是：“别的地方是一个反面的镜子。旅人看到他拥有的是那么少，而他从未拥有过而且永远不会拥有的是那么